

初露端倪



说说“直播门”

不知从何时起,当公众人物陷入错误或尴尬的事件时,往往被媒体称之为“某某门”事件。比如:克林顿的“拉链门”、小布什的“伊拉克门”……最有名的就是前段时间香港闹得沸沸扬扬的“艳照门”事件。而最近我发现,央视主持人在节目中的“某某门”事故,似乎成为现在网上点击率很高的新闻。

前不久,主持人文静在《朝闻天下》直播中,由于没听清导播的口令,在镜头里打了个哈欠。结果就在当天,各大小网站都在显要位置挂上了这段视频。文静第二天就写了致歉信,从这封信中我们能看出她非常痛心难过。作为同行,我很替她感到遗憾,如果我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我不敢再看那段录像,非得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三天不开电脑和手机。

做过电视直播的人都有一个共识——无论你的预案做得多么详细,直播真正开始的那一刻仍有预料之外的事件发生,可谓防不胜防!比如机器突然死机、切错了画面、主持人已经说话了但声音没推出去……任何一个工种的工作人员稍一溜号,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而因

为央视的位置很特殊,一旦发生这些事故,往往会迅速扩大传播范围,引起观众质疑。不过,观众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是国家最高级别传播媒体,理应做出质量最上乘的节目。

而作为主持人,我们都深谙一个道理:直播时你在镜头中出了错,无论是不是你的原因,最后承担责任的都是你!“出丑”的也是你!于是,我们现在基本达成默契,在直播中不可以说与节目无关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对着镜头“扮鬼脸”;两个人搭档主持,不论镜头切到谁,两个人都要正襟危坐地保持待播状态……文静在致歉信中说“没有听好导播的口令”,我也很理解她。我们的耳机中导播的口令响个不停,时间长了容易听觉疲劳导致“充耳不闻”。而直

播又要求我们一直保持着精气神,稍一懈怠就容易出错,只能要求自己用意志力保持状态,谁让你热爱而又有幸从事这个职业呢!

在《新闻60分》栏目中,我和刚强配合得非常默契。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和经典的动作,当广告过后镜头又切回我们的时候,如果轮到我先开口说话,他就会用手轻轻地敲敲我这边的桌面,然后我微微点头表示领会,充满激情地第一个开口播音。前两天,摄像师和我们开玩笑说:“哪天我把镜头推到刚强手上再切出去,你们两个就该惹出‘敲桌子门’事件啦!”

王端端:获央视“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优胜奖。200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播《中国新闻》。

断魂枪



天使多快乐

最近听到一个关于达斯汀·霍夫曼的故事。

讲故事的是一位人像摄影师,英国人,名叫Platon,据说是当今世界的顶级摄影师之一。前些天,我听到了一次他的演讲。演讲中,他先讲到他在克格勃的监视下等了五天才能够到普京的住所里为他拍照,然后讲了他如何在莫妮卡·贝鲁奇的更衣室里与她交谈看她旁若无人地脱光所有衣服,还讲了他如何签署四份保密合同承诺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所知道的贝克汉姆……

然后,在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故事——

一次,他被邀请到好莱坞,为达斯汀·霍夫曼拍照。霍夫曼来到摄影棚时,身边随行的是一大群如临大敌板着脸的工作人员,霍夫曼被簇拥在中间,高不可攀,像上帝一样。

这时,他决定走到霍夫曼身边,对他说一些话。他说:“霍夫曼先生,我有几句很重要的话要跟您说。”霍夫曼回答:“什么?你说。”

“我妈妈很喜欢你,她觉得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从1960年代她就一直关注你。而且,她还一直觉得你很性感。”

“哦,她现在住在哪?”

“伦敦。”

“啊,那么,我们现在或许可以给她打个电话吧?”这是霍夫曼说的。

接下来,他们真的开始围坐在一部电话旁——摄影师、霍夫曼,以及那些板着脸的工作人员。摄影师拨通了电话:“妈,有人要跟你说几句话。”然后,电话交到了霍夫曼手里,他对着话筒说:“女士,您好,我是远在美国的您的一位仰慕者,很高兴可以和您谈话。”

电话那头,摄影师的母亲说:“您是谁?”

“噢,我叫达斯汀·霍夫曼。”

“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天啊……”传来的是摄影师母亲的惊呼。所有人都笑了。

摄影师说,从那一刻开始,达斯汀·霍夫曼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了,而那些本来板着脸的工作人员,也变得平易近人起来。

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拍摄完成后,摄影师又走到霍夫曼面前。他说:“霍夫曼先生,其实,您不知道,一个月前,我的父亲刚刚去世,而明天,则正好是我妈妈的生日。这是她40年来,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过生日。我本来想,独自面对这一天,对她来说,会是件很艰难的事情。谢谢您的电话……”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在摄影师母亲的家门外,有人送来一大束白色的玫瑰花。花里有一张小卡片,上边写着“祝您生日快乐——您的美国仰慕者”。

我看到了摄影师那天为达斯汀·霍夫曼拍摄的照片,在那照片里,霍夫曼的脸上闪烁着温暖、智慧而又有些调皮的笑容,70岁的老男人,笑得像个小男孩。我想,如果真的有天使,那天使的笑容,一定也是这样的。

是啊,做上帝有什么好?天使多快乐!

东东枪:专栏作家。专栏文字散见《新快报》《南都周刊》等报刊。

开门见山



蚯蚓的葬礼

周末,女儿乔乔下午三点放学,她问,爸爸,我可以和穆婉清玩一会儿?我说,可以。

我们到小区里,乔乔和穆婉清在锻炼器材上玩。小孩子难得放松,她们都非常兴奋。后来,她们在草坪上发现了一条蚯蚓,她们先是惊叫着跑开,脸上兴奋得通红。接着,她们又杀回来。穆婉清用一片

树叶一根树枝把蚯蚓扒起来,显示了自己的勇敢。她们就这么玩,我在看书,也不管她们。过了一会,穆婉清和乔乔开始窃窃私语,表情神秘。

乔乔用枯枝在地上挖洞。我问,你们在干什么呢?乔乔说,我们在给蚯蚓举行葬礼。

蚯蚓死了吗?

乔乔说,为了做实验,穆婉清把蚯蚓切成了两半,自然老师说一条蚯蚓切成两半之后会变成两条蚯蚓。她们的试验失败了,只好把蚯蚓埋葬了。接着,她们又埋了一只蚂蚁。

我说,蚂蚁也是生命啊。乔乔不好意思了。

《别惹蚂蚁》还记得吗?我说,毁灭者……

……那都是胡编乱造的。乔乔说。

你不相信吗?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乔乔看着我,她知道她不相信。她在学校里学到了好多科学知识,她才不相信蚂蚁会魔法,才不相信蚂蚁会把调皮捣蛋漠视蚂蚁生命的毁灭者变成蚂蚁那么小呢。科学就是这么厉害,科学让人类自我感觉非常好,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对于科学,我又能说什么?我对科学一窍不通,我从小就相信各种神奇的故事。

在乔乔她们幼小的心灵里,这么早就不相信神奇的事物了,我感到有些遗憾。

前年,幼儿园大班的乔乔和同学谈依澜在浙江临海的柑橘园里,兴致勃勃地种谈依澜掉的门牙。她们找了

很多地方,最后找到了一棵橘树下,在一株巨大的艾蒿草根旁,挖了一个小洞,小心翼翼地把手指伸了进去。如果那颗牙齿发芽生根抽条,两年过去了,它一定长得很高了吧?如果它长成了狗尾巴草,它就是一株草。如果它长成了柑橘,也许会结出一些门牙一般形状的橘子。如果我现在跟乔乔说牙齿会生根发芽,她一定不会相信。因为,这不符合科学道理。

晚上,我又提起了这件事。乔乔怀疑说,你认为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那些橘子长得跟牙齿一样,在风中瑟瑟作响。

我这么说,其实我也不相信这种事情。

叶开:编辑、小说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等作品。

Advertisement for Homemart (好美家) featuring a 'Summer Clearance' (夏日让利) promotion from May 31 to June 30, 2008. The ad includes the slogan 'Building a Beautiful Home' (共建美好家园) and lists various discounts: 10% off on floors, 85% off on bathrooms, and 300-600 off on kitchen cabinets. It also mentions a 'Million Renovation Fund' (百万装修基金) and provides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Nanjing Jiangdong store.